金壘子

諸子中篇卷之二十七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二公取信於父子之間

唐皇甫無逸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仁壽末漢王諒於并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為諒所殺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即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流而對曰。大人平生狥節義。既屬亂常。必無苟免。尋而凶

無逸不得稱孝

問果至正德末忠節許公逵任江西按察副使死宸濠之難其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父曰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已而果然生死之際人情所難任二公取信於父子之間非其守死之素而然乎

隋煬帝以皇甫誕死節令其子無逸襲爵侯封甚見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侗爲帝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竄身歸唐嗟夫無逸信父

之守節。而不能以其身繼之。非孝也受君之命而棄之非忠也。且一夫作難變起倉卒。而國之大臣冢之宗子。顧弁髦務王敝屣老母。捨而何之人固不可以其小者害其大者。原仲子能以不義讓齊國而孟子以爲是舍簞食豆羮之義以其避兄離母亡親戚君臣上下也彼無逸之於大者如此自其爲益州而閉門自守不通賔客。毋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冊三披省。使者就路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則曲謹

而已矣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得刀斷衣帶以為炷則小爇而已矣母在長安疾篤唐太宗令驛召之史稱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與之同去中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竟謚曰良劉昫曰蜀道初開老親抛梗至孝滅性子道可知不得謚為孝也惜哉君子曰無逸之不得稱孝

子報父讎有孝不孝

已在於棄毋斬關時矣又何惜焉

唐書王君操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鬭競因被毆殺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始出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剖腹取其心肝啗食立盡詣刺史且自陳告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死周智壽者父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途擊殺之兄弟相帥歸罪於縣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

智爽先謀竟伏誅神色自若智壽頓絕衢路流血遍體張琇者父審素爲嶲州都督後爲御史楊汪奉勅劾其贓罪因事奏捕審素謀反搆成其罪斬之琇與兄瑝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汪後累轉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瑝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其發謀及手刃皆琇所爲既殺萬頃係表於斧刃自言報讐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搆父罪者行至泥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

烈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其國法不可上亦以爲然乃下勑付河南府告示決殺瑝琇既死士庶咸愍傷之爲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瑝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數處焉君操智壽智爽瑝琇皆奮節報父讎或歲愈久而彌厲或年雖孺而克壯卒各成其志可謂孝烈而其所罹有差不幸如此若瑝琇又不幸之大者

元吉心事當時固已有已

佞人之難遠如此

張橫浦曰元吉勸建成除秦王乃自爲計欲去世民乃所以去建成也予按舊史太宗府寮皆曰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群小得志元吉狠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録云元吉合成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爲亂未成預懷相奪然則元吉心事當時固已言之矣

太宗嘗憩一樹下頗嗟賞其美宇文士及侍側傅和無已太宗正色曰昔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朕不知

佞人為誰乃令是汝字文士及叩首曰南衙群臣面折庭諍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在左右不必有將順雖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帝知以佞斥人而旋意解於佞口之前佞人之果難遠有如此朱全忠嘗與僚佐及客坐於大柳樹下全忠曰好大柳樹有客數人辟席對曰好大柳樹全忠又曰此樹宜為車轂人皆曰宜為車轂全忠厲聲曰書生好順口玩人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捽下撲殺撲殺則猛矣然稱快全忠之壯決也

將服人心往往假一事以見神異

唐裴行儉大軍次單于比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崗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也張預曰孫子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行儉不告士卒以徙營之由乎按凡師行占兩有法守約故不告以示之神耳又按戰國策楚王使景賜將而救燕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至皆滅表此焉可以舍廼令徙明日

梁刺王妃在何有枚廬江

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蓋爲將欲服人心興士氣往往假一事以見神異使不測而愈傾嚮之此亦行兵之一法耳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之曰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朕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也帝嘗甘其言遂出之帝之出之也能自克以從諫也其有旨乎珪之言也乃珪之所不言者帝蓋亦

思之乎夫巢刺王妃寔在也何有於廬江而帝弗之思也珪亦弗之及也

按舊史傳云太宗雖不即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馬周焚諫草

唐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管晏不能諫其君以稱其過則有之何暴君之過之有且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德莫大焉以周之遇太宗蓋所言無不從良而傳之亦足以宣君臣一時契合之美光揚於亡窮曷爲其燼之徒使周負能諫之名而太宗甚從諫之

唐相房杜姚宋後皆不振

實悲夫

唐宰相多世家或父子相繼居大位或累數世而顯或遂終唐之世不衰載諸世系表可見獨房杜姚宋一代賢相其後乃皆不振按舊史房玄齡傳玄齡薨子遺直嗣爵次子遺愛尚太宗女特承恩遇永徽中主恚譖遺直而奪其封爵因告遺直無禮於已高宗令長孫無忌鞫其事仍得公主與遺愛謀反狀遺愛伏誅諸子皆配流嶺表杜如晦傳如晦薨子構襲爵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卒初荷以

功臣子尚王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姚崇傳崇在相位縱其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廣引賓客受納餽遺由是爲時所譏少子奕特脩謹開元末爲禮部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丞相牛僊客薨奕男閎爲侍御史僊客判官見僊客疾逼爲僊客表請以异代已相僊客妻因中使奏之玄宗怒閎决死奕出爲永陽太守宋璟傳子昪天寶初太僕少卿次尚漢東太守次渾與李林甫善引爲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

次恕都官郎中劍南採訪判官渾在平原重徵一年庸調採訪東京又使河南尉朝宗影娶妻鄭氏鄭氏即薛稷外孫姊爲宗婦孀居有色渾有妻使朝宗聘而渾納之恕在劍南有雒縣令崔珪恕之表兄妻美誘而私之又養刺客李晏至九載並爲人所發贓私各數萬貫按驗得實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海康郡而尚亦爲人訟其贓貶臨海長史其子華衡居官皆坐贓相次流貶房柱子孫至以謀反覆族姚宋子孫又皆以貪淫敗類濟美之難

徐敬業駱賓王[illegible]

餘慶之殄遏若此

樹萱錄。南岳天柱寺。僧道相居寺之西嶺枯木中。其徒嘗數百人。李邕見之。問曰。昔日徐敬業敗走入海。李孝逸使別將追之不得。迺斬類敬業者獻其首。和尚識此人否。師曰。始以足下爲洞悟物理。今乃悄於事機如此。師將終。召門弟子曰。余本姓徐。國初有大功。迯難至此。言訖而終。迺敬業也。況拾遺爲作碑。不敢正言。迺云敬業兄弟。又唐詩本事傳。宋之問至江南。游靈隱寺。行吟曰。鷲嶺鬱岧嶤。

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思未就。有老禿點長明燈坐大禪床曰。少年吟諷甚苦何不曰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云云待明訪之則不復見寺僧曰此駱賓王也。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將帥慮得罪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故敬業得爲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徧游名山。按史言敬業等兵敗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李孝逸分遣諸將追之。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業弟敬猷及駱賓王首降矣。據此則皆逃於

死也。唐書敬業傳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懼。予漢五代孫也。屬武氏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解數千百人縛而遣之是敬業子孫實未嘗滅迺播戎狄代為雄長且其歷世雖久族屬番盛猶有不忘中國之心可喜也

仁傑不願知譖者名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按仁傑不願知譖者。亦願武氏之不以譖行耶。此示之以坦。以深感武氏而服其心也

[illegible]人君

則天嘗因吉頊奏事。援古引今。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人侍側言曰。妾有三物能制之。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鐵檛檛其首。

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白卿豈足汙朕匕首耶按太宗之世太白屢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天象推算其人已在陛下宮中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子孫殆盡曰主女曰武王曰其人已在宮中由後以徵於前此非武氏莫可當也以十四歲女子遑雄傑於萬乘之前造語驚人若此是豈粉黛閒物而太宗怙之不悟顧以

桓哀爭取楊嶠爲御史

君子傷二子不得爲緹縈

閨

疑似求人而殺之豈非數耶

楊嶠謂將陵尉桓彥範哀怒已爭取爲御史楊再思知其意不樂彈抨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乎惟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爲右臺侍御史亨謂使世之舉御史皆彥範也則呈身御史遠矣

紀處訥通妻於武三思以進其身而吉頊納二女弟於武承嗣以救父死紀亡耻而吉孝也然君子傷二女之不得爲緹縈吉頊之不能爲吉翂矣抑閨

吉頊不能為吉紛

天進妹事亦可原者耶吉得幸武后而能勸殺來俊臣以嚴語侵武懿宗皆人之所難至於勸二張以易吊為賀之資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則周之反唐與有功焉賢於鄙寄之賣友矣

唐盧藏用隱少室終南二山而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與陳子昂等相友善藏用見召於則天神龍中附太平公主驟致權勢後敢流新州素節盡矣子昂亦仕武后勸與明堂太學后既革唐上用受命頌聲流之鮮實文士之寡行至是

郭山惲名玷儒學

中宗宴近臣使偏爲技而郭山惲誦鹿鳴蟋蟀二詩雖乖蹇諤賢於祝欽明遠矣晚乃與欽明比而獻議以韋氏亞獻郊親其不終也哉舊史名玷儒學當爲一灑

舊有配户和市法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户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買豫給以直絕僥欺之弊。○謂今户工二部遇有宣索及一切買易必召京師富户入貨而後給之直貨責於倉卒而直給不以時惟其然故又常厚估以示之羸則近於官民兩困矣

父子濟美之難

如裴長安然豫給而公其直可

唐嚴挺之負正不肯見李林甫因下除刺史而其子嚴武官至黃門侍郎與元載深相結求宰相父子濟美之難如此。韋貫之父肇以言得失見惡於元載載謂過我當以善地處之不往後代宗賢而欲相之不果卒貫之及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子澳亦第進士

十年不肯謁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湜善欲薦渙使湜
之諷渙謁己溫歸以告渙渙不荅溫曰元裕端士君
輕之耶渙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往高氏乃三
世直節可仰也

安祿山兼范陽節度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
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
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見通鑑予謂此皆林
甫之爲而席豫裴寬比以成之也是時李林甫獨
相權震天下而阿保祿山故以風旨授黜陟使而

寛和焉林甫無誅矣豫與寛非小人史稱豫清直亡欲嘗官不撼於勢權稱寛舊德爲政清簡不屈權貴由此觀之所謂不撼不屈安在哉君子謂豫之不爲草書由謹也寛之瘞鹿小廉也皆無取焉耳

房李爲捐不務須天之

房琯與賀蘭進明有怨既爲相乃拜進明河南兼御史大夫以平其心又用許叔冀者進明所忌也爲都將亦兼御史大夫等其官使不相下寡深制之及睢陽之急南霽雲如進明請師進明深畏叔

覬爽虛見襲亦忌巡遠威名擁兵不救於是睢陽城陷巡遠爲戮則房琯之爲也李逢吉爲相忌李紳欲去之故事京兆尹例當臺參乃拜韓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詔放臺參而除紳中丞以激怒紳紳大不平與愈交章奏訐未幾紳去愈亦不安於位則逢吉之爲也宰相進退人才不務狥天下之公而以巳私喜怒曲折其間斯豈忘身爲國盡忠愿於人之本朝者鬬兩虎於莽岡頓巳於平地蹻足而徐觀之勝受其成不勝亦辭其敗若二相者

李光弼有愧子儀

是矣

郭子儀李光弼。皆累戰功。崛起爲中興元勳第一。不幸皆爲僉壬所鑄詆禍切於剝床而子儀居之晏溫雖屢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就道無纖介嫌卒以此悟曆主彌小人之間。而全功名於世。光弼畏禍之及則擁兵河中。厚自營衛雖天子詔書援京師之急亦不行也以此幸自安而身益危。其名節亦稍貶矣。且子儀拒褁甲之請以羸騎赴軍容之約而魚朝恩爲之泣下。光弼一爲遷延。即諸將則

子儀殺張曇

功等皆不受約束迄以憂憤死夫此諸將也非平日屢更百戰令行禁戢蹈火赴坑者乎以斯知信孚則無讐敵道迕則無僕御而全身遠害果不在它易所謂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蓋子儀有焉光弼其有愧哉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因而搆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

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此一事也過而能改猶足以為子儀雖然曉巳夫其復怨非公也信讒非明也狠而肆誣以欺其上非忠也愎而違諫以悲其下非恕也吾不圖子儀之有是初光弼入太原也有詔侍御史崔衆以其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斬衆以徇夫奉詔交兵偃蹇不付衆未為無罪也然議者以深詆光弼謂其不請而擅誅暗於大體況曇無罪而子儀殺之乎君子謂張曇之剛率儒從

光弼[illegible]不知礼

之狂易而不容於二將彼爲大將軍而不拒揖客不斬裨將者何人也

李光弼趍東京謂留守韋陟不欲委地五百里予賊而欲移軍河陽以守使賊不得西者是也至日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勝負公不如我繆矣斑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孰軍而不以禮行之其可乎詩書禮樂戰所蓄也將知朝廷之禮則尊君親上義由是生不然則弓馬之麁材一夫之力也庸足任乎光弼知軍而不知禮也故他日

以忿輒擅殺侍御史崔衆至於堅抵王命而不從一畏[illegible]刑之及則擁兵不朝雖天子有詔令援京師之急抗而不往竟以憂死君子曰橫而不戢宜其及也夫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可不信乎

盧正烈奕以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安祿山陷東都吏民亡散奕遣妻子間道走京師而朝服坐臺被執數祿山罪罵賊不空口臨刑西向再拜而死忠矣哉君子曰人臣以身殉國不必以家雖遣其妻子可也 奕懐慎子杞父

于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襲關羽獲
禁送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豫於陵屋畫關
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恚發病死。
唐克復東西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
立於含光殿前帷首請罪甄濟布衣不受僞職詔
赴詣京師上命館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
愧其心旌別若此當時列拜者迺曾無一人能爲
于禁之慚恚發病死者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若杜麗人行形容恭號一國濃態遠意膩肌勻肉妖

粧艶飾。珍羞選從驕貴之極無愧詞矣卒曰愼莫近前丞相嗔二夫人移貴妃之寵擬之合德水邊之游游攬而追觀之迺不顧天子之所愛而畏丞相之嗔何哉明楊國忠宣淫諸妹聯騎嬉遨招搖人都亡避恥矣按唐史國忠太眞妃從祖兄嗜飲博無行業益困從父玄琰死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衰其貲至成都樗蒲一日貲輒盡乃亡去復入蜀節度使章仇兼瓊與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結納爲助得國忠餉蜀

貲百萬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號新寡國忠多分賂。室塗不止。以稱清寵孝於上。與虢國鄰居第往來。或並轡入朝。嘗從臨侍遊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帷幔。時人謂爲雄狐。及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禽獸亂如此。麗人行所爲作也。雖不通篇譏言直詆其事。而結尾一語薄露端倪。国忠穢惡懸於白日。言而婉刺而微眞風人之義也

杜詩莫相疑行云。當面輸心背面笑。貧交行云。翻手

是曾傷於虎語

杜陵何獨於太白數數然

作雲覆手雨李太白贈從弟南平太守詩亦云。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皆形容交情俗態可畏。是曾傷於虎語

杜陵平生何獨於太白數數然耶。至讀寄白二十韻有云才高心不展道詘世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蘇武終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議陳。于三復而深悲之數語爲太白灑

謗事具而情皦白無僞迹於永王璘事省然矣白亦嘗有詩書懷贈江夏韋太守云云甚詳然不若杜韻之可據蓋親父不得爲其子媒其父譽之不若人譽之之爲信也

太白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郡官詩末句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按呂覽晏子遭崔杼之患援綏而乘其僕請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廚吾命有所懸矣白句本此其時所處又正與平仲類而士贇未詳所出乃引閻潛

詞樂天知命復奚疑。渺不干涉。止傳會天命二字也。且樂天知命。又豈出歸去來辭哉。足云淺妄特甚矣。金鄉送韋八之西京。末句云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烟霧。此詩正爲送韋八而致其搔首踟蹰之意。以重其別。故上云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而士贇乃曰李白此詩因別友而動懷君之思。可謂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者。且周書稱君陳秦漢以下。臣下自以君相命。何限。豈必魏闕者哉。亦繆至是乎。他注多類此。昔人謂讀書不破萬卷。看不得杜

眞帝王之言

詩如士藏寳胸中蓋無數卷也

李泌初警敏嘗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國忠訴於帝帝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者爲譏朕可乎此語與彼自詠檜耳同眞帝王之言也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七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八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唐李汧公勉以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汧公許之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汧公共啟墓出金付之此與後漢王

悼庵空舍中書生事大類公子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密以夜光含之後親屬求理資物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墓中公父子潛德至行遒爾此足以泣鬼神矣薄非子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後爲貞其人哉又勉任江西觀察使時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壟或發以告勉勉

后爲父禳災亦可矜也含之
李揆吐蕃會長以爲唐第一人脤其處元載盧杞間
貞矣李輔國傳延言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曰五
父何耶又本傳稱京師多盜輔國請選羽林騎五
百備徼捕而揆格其議不從先是百官請加皇后
尊號時揆爲中書舍人上問之揆對曰自古皇后
無尊號惟肅宗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
我皇后張氏卽張良娣與輔國相表裏爲奸惡者
也其建議挺正如此

惟御史不當使宰相自擇

崔寧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諉及宰相。乃奏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陸贄嘗奏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然議竟不行。夫許臺長得以自擇厥屬。則各舉所知。已悉明颺之實。乃保厥任。且懲曠繆之愆。有勿覆乎。惟御史尤不當使宰相自擇也。故寧是舉也。正符賢宰相雍敬與之心。乃楊炎竟以私懟沮公議。後世宰相。

又不皆陸敬輿也。故諫官御史。任其不爲宰相之私人幾何矣

上嘗謂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餽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吏士之微。尚當嚴禁。況君風化之首。反可遍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至金玉。自見可欲。安能自窒於心。已與交通。安能中絕其意。鞭靴與金玉爲賄。則有間矣。以君子觀之。則一簞食之與。受人之天下。一介之與。千駟萬

鍾其遠道哉。一也。安得以大小多寡分辭受哉。攷

公自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

刺史張鎰有直名。請與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

曰。請爲太夫人一日費。公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

不承公之賜。是公自年少爲小官。已立節如此矣。

周墀節度鄭滑也。表署吕渙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

何以教我。渙曰。願公無權。墀愕眙。渙曰。爵賞刑罰。

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

公欽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嘆曰。吾[illegible][illegible]

政之覺孟蹈也而異

此得無愧乎。澳此語。卽箕子所謂臣無有作威作福也。能如其言。以相天下。卽古之阿衡。莫進焉。其曰爲用權。是乃所爲善用其權者也

唐崔郾觀察虢州。經月不笞一人。後政鄂岳。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柳仲郢拜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

政之寬猛隨地而異者如此

唐裴坦長子娶楊收女。齎資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堂上覩果楪。廼臥魚犀。遽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今按閱宋范文正公將為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之於庭。昔虞翻為其子納婦。止求小姓。顏靖侯戒其子婚姻勿貪勢家。胡安定先生亦曰。娶婦欲其不若吾家者。苟幸此義。則室辛可以豈

盧坦救荒兩事為後世法

諸賢南宋王敬弘孔淳之齊大足以厲禮[illegible]晉吳[illegible]之簞帛之外已悉長物又安有奇技淫巧得闖其門乎

唐盧坦救荒兩事為後世法初坦為觀察處置等使於宣歙池等州值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蓋趙清獻之救越州取此當塗縣

宦官掌射利與民市亦任

有潴田久廢坦以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潴田盡辟藉傭以活數千人益范文正公之濟杭州取此

後漢襄楷上書曰天官宦者四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宦者給使主市里可乎按唐以宦者為宮市使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以宦者為之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置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錢名為宮市實奪之嘗

退之二鳥賦有所諷

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由此觀之宦者審門閭謹房室司昏守夜供埽除之役乃其職耳掌財利出入贏縮與民市非任也

退之感二鳥賦於以風有國者乃不能以禽鳥畜士意古之諷諫者非耶絕上林長楊矣按史貞元十年置鵰鶻鷂鷹狗皆有坊五坊給役者曰五坊小

退之送鄭尚書赴南海詩

兒暴橫取人錢物至有張網羅於人家門不許出入或張井上使不得汲出錢物求謝乃去此人若此公所爲賊也詩序爲貞元十一年作感乎微矣

韓退之送鄭尚書赴南海詩一聯云衙時龍户集上日馬人來馬人注謂後漢馬援討尋邑蠻衆不能還者數十人留於象林南界所鑄銅柱下南蠻至今呼爲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而演繁露乃引傳燈録富那夜奢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倮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

文章之作其可不愼

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咽因號馬鳴大士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則大可笑西域處天地絕西與中國川陜接境而廣居中國極東南距川陜已萬里謂西域與廣地近豈胡粵一家耶

文章之作係人材性習可勉爲而搦管操觚眷於動俗一以擅美則勢易以驅賄或以誘因而喪失本心隳敗素節誣莊柳於夷札競韶斯於伊周往往而然雖昌黎不免况其他乎是其可不愼耶按唐

史鄭權傳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為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為朝士所嗤薛廷老傳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貨赴京師酬恩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如此則權貪邪亡恥劇矣而公為其時諸卿大夫作送行詩敘乃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權仁人乎彼其用為豪侈者財為權幸散尚得謂貴而能貧乎李實者韶事李

齊進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見公自著順宗實錄。而公嘗上之書，乃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憂國事上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盜賊不敢

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贓消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校實錄所書君兩人然公豈不悟其矛盾耶此無他蓋方殉人之求以通其情則逆耳之言自非所當作方有求於人以勸吾之忠則諛面之浮詞熏心之虛美勢所必至亦何惑其然也然大姦大逆年運而事往百世之下惟君子之言爲足以傳信乃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

原歸盤谷始意其美

之慷慨自謂正直行焉如退之而德若是今人[illegible]於以言語文章謂人至於論情亂實則後世何所折衷考信乎所謂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公亦不能無媿斯語矣

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為貞元十七年作按唐史本傳愿西平王晟子興元初以父功推恩召授太子賓客桂國門列戟顯矣未為不遇於時者而能脫然遺去將宮於盤谷之中有事外之致可不謂難也然非久復授節鉞歷徙諸鎮盖非倘佯終其

身矣又邇聲色侈費用好以威刑操下豈輕裾長袖粉白黛黑肖寵爭妍者以蕩心悅目喜有賞怒有刑入耳之言皆譽盛德其流漸至是然與宣武之變絕城僅免其家殲焉朝廷責愿不職貶秩所謂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非愿事也既以荒後敗復起自貶所曾不少悛結納權近宦貴輒盡於賂遺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僇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愿實以之愿如此則公於知

人爲必敗矣然愿歸盤谷始意甚美公亦安能逆
拒其未然也

韓湘考

世傳韓文公兄孫湘神僊人也嘗諷公仲舉公不從
一日因晏集忽席上開牡丹二朶詩其上云雲橫
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知其解後公
以言佛骨事潮州途中遇湘冒雪來曰憶花上之
句乎公詢其地名即藍關也遂足成其詩云云予
按唐世系表湘字北渚公姪老成子公兄弇孫長
慶三年進士又按公集公詩題云左遷至藍關示

姪孫湘一首。他日有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而賈島集寄韓湘詩。又有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滿川之句。則公之赴潮。湘寔從行。非邂逅不期之遇也。而湘第進士去。是年纔四年耳。後官至大理丞。湘固公輩人。何得有神僊事耶。酉陽雜俎載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句。寺三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

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惟命。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坐。惟賫紫礦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據此則公自有疎

從姪挾術自售乃遠從江淮來又竟歸江淮不復仕非湘明甚而花上之句即姪於公還潮之後述其初赴潮之詩亦非公姪之逆自爲也今公遺集有贈族姪詩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疑謂此人事記段成式與公同時不誣而近日唐荆川史纂左編全不攷證妄列瀏道門且謂湘送公藍關一宿即辭去公留之不可得作別湘詩云舉世都爲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既雅非公

本趣無詞句凡猥退之家奴不爲至謂湘出藥一瓢戒公日服一粒以禦瘴烟公謝湘有慮不脫死魂游海外一思至此不覺垂淚之語何公一旦衰颯狂惑遂至此乎反數千里而過勤友人之憂哉宜不然矣編又謂湘公猶子併其家世皆失之

白樂天與元稹執友世稱元白稹死樂天爲誌墓稹少年養氣依附宦官立事不自固挫屈跡所至輒可觀甄斥晚締交中人以奸相位素節盡矣樂天雖曲隱其事而不能掩其實其云公始以直道律人

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癉鄉凡十年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逼介進退卒不獲心葢實錄也然方積拜相樂天爲代撰謝表乃云臣遭遇盛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因奬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媿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不因人進謂之也欲葢而彌章矣讒謗並至謂裴晉公晉公豈讒謗人者耶初晉公爲相積方在翰林結中人魏弘簡規相位欲力排去

度。度討河北。處度復有功。妨已進取。凡度所規畫輒沮之。度憤因上言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亂軍政。陛下欲討河北逆賊。先去朝中姦臣。上不得已。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故曰代筆云。然與所撰墓誌。若更一手。志墓則白自以其意爲之也。雖誼存諱惡。而理謝溢美。若謝表則直以稹意爲之。故不同耳。以是知文章至於應人之求。害人心術。當是時。白雖辭不作可也

元稹始爲御史言事。慷慨有諍臣風。途遇中人仇士良。與爭驛舍

不遜亦矯矯自將者耶至為翰林學士稍尊顯矣則結中人為援尤附魏弘簡而傾裴度以宰相僅三閱月而罷然墍舉其平生辛苦所自樹立而棄之悲夫

後唐明宗庶幾有堯舜官天下之心

唐宣宗曰若一立太子則朕便為閑人宋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朕何地人甚愛者子子復有足忌者耶後唐明宗嘗以中國多亂身是胡人禱於宮中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其言甚遜庶幾哉有堯舜官天下之心末年貪戀大位當璧無主卒

裴休吳孚范石两公

蹈子禍固知亢龍貽悔知進退存亡難矣
劉昫唐書列傳裴休與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虞人
有以鹿贄儔者儔烹之召共食休曰我等窮生菜
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范
文正公家錄公讀書南都留守有子同學而敬公
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既而悉已敗
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筯
得非以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
甘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趙善

珍自警編石徂徠介爲舉子時寓學南郡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飧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繼便以食還二賢平生篤志苦學不分心於衣食乃人亦不得而衣食之有如此何燕泉餘冬序錄獨不及裴攷裴傳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中年後不食暈肉然則休不肉食異乎范石兩公矣

馬令南唐書元宗賞花後苑宰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焉惟元宗獨無所獲優人李家明因進詩曰

玉甃垂鈎興正濃。碧池春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歐陽公歸田録。真宗一日集群臣賞花釣魚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應制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顔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按李家明者。優人。元子所謂諧臣顛官。怡愉天顔耳。然其進詩有風道焉。夫緡微餌明。大魚且不食之。況龍乎。若謂之詩。則徒以捷給取寵。解人主顔。卮其用意屑辭。且不及一優人。群臣皆自以為

唐莊时多健令

不可及何耶。歐公言過矣。南唐書。元趙七延叙云。宋陸務觀著。予頃見馬令南唐書。乃借之臨江敖方伯家。惜不見陸書也。

南唐莊宗好田獵。獵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叱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

笑令得免去事與世所傳晏子數養馬主鳥者東方朔殺上林鹿者郭舍人救乳母相類中令史佚其名何澤為洛陽令莊宗畋獵澤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時多徒令如此此亦由莊宗之不殺也

戰國齊人有妻妾而遠行者妻有私聞夫將至與所私謀以鴆至則令妾進酒妾欲無言則失夫夫主欲言之則失主婦乃佯仆于地夫主怒而笞之君子謂妾一仆全兩主五代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副

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此伶人能以一死解徐氏兄弟紛也。然予謂伶人只合以二酒一什。亦可以無死。又按金陵志。申漸高者。南唐優人。上嘗於便殿引鴆觴賜周本。本疑不飲。別引卮傾酒。跪而進曰。願陛下飲此酒。庶見君臣同心。上色變。無

言者久之左右皆駭汗漸高竊喻其意乃詐[illegible][illegible]飲之內盃懷中趨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請私第解之已不及矣與此稍異志又云南唐建國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歛率尤繁農商苦之時亢旱日久祈禱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諸相未對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以微言悟主感動天意顧諸宰相乃徒默默然則漸高其殆以賢隱

闕史所以備料專夾

於伶者與

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迎往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予父母令歸魏。日見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黯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寘間事一日晨起

宋事條過於石晉

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令飲極醉
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見宋史
張永德傳歐陽公作五代史記聖穆柴后傳皆不
載第云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狀貌奇偉后
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亦無柴翁事不輕信惟
妄歐史所以獨粹專美也

契丹耶律德光入晉北歸留蕭翰守汴後德光死翰
亦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
契丹而翰見殺嶠居虜中七年亡歸畧能道其所

見地里風俗作陷虜記且云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擄吾國非人境也按此必出自吾中國人久陷虜庭語歐陽公五代史備書之以志戒然越數十年而宋事之慘有過于石晉多矣

歐陽公五代史稱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

每筵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堪其苦云。一云錢氏子孫深不然之有世昭者遂爲私考。載文忠嘗任文僖幕官文忠少年豪俊多不檢同幕尹洙梅聖俞諸公皆薄之以聞于文僖一日公張宴宴客文忠與一妓獨久之始至而公數責妓妓曰偶暑憩涼堂失郄金釵公命妓即席請文忠爲小詞一闋以自解文忠黽勉立就座上無不咨

美其文而竊嘆文忠之薄行公亦屢以爲諷而不覆文忠以爲怨作十國世家深肆詆誣如此則是文忠以曲筆洩怨非信史也然近嘗聞畧吳越錢氏歸宋令其從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賦重厲民沉諸河太宗大怒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禾以錢氏稅畝五斗爲一斗曰此天下之中正也太宗從之禾曾孫瑾官至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江氏至民表以直言正道重於世子萬里至宰相死國難君子以爲陰德之報則吳越之賦

賦厲民非歐陽公一人之言矣宋史全范質子旻太
平興國初錢俶獻地以旻爲考功郎中權知兩浙
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
果箕帚之屬悉收筭矣欲盡請釋不取以蠲其敝旻
之所奏適符文忠後山談叢又載吳越錢氏人成
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至有老死不冠
者而文忠公異日作河南司錄張君墓表謂天聖
明道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
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

盛文僖公善待士夫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余日得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是文忠方深服文僖之待士終其身且德之弗忘然何從仕然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積穀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而五代史不載胡致堂於是致疑要之史通敘錢氏之立國耳通鑑顧獨載其一王一時事宜不足相掎至於美惡畢記則五代史不害其為疎畧而

至誕以為報復恐亦不然也近世揚升菴氏好詆

斥六一作丹鉛錄遂亦捃摭以為公罪案云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八終